



土坯台上的少年读书灯

鲁先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鲁西南的乡村,依然贫穷而清苦。我的家境,相对于乡亲们来说,虽然好一些,但也就是吃饱肚子穿暖衣。不过,与其他家庭不同的,是我们家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前不久,听一个亲戚谈到一件事。他见到我的叔叔,听我叔叔很自豪地谈起我与弟弟小时候的一段成长故事。

我的父亲兄弟两个,他们年龄相差一旬,兄弟两个都属羊——父亲1931年生人,叔叔1943年生人。我父亲没有上过学,靠自学认识字。但叔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嘉祥县二中的老初中生,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很少见,一个村子里能供孩子去读初中的没有几个家庭。

所以,当我和弟弟到了读书的年龄,叔叔对我们的培养倾注了很多心血。

我们兄弟俩当时住在一个两间的西屋里,房子里没有床,也没有桌子。用一些砖头和土坯块围成一个长方形,里面铺上很厚的麦秸,上面再铺上席子。夏天,就把麦秸拿走,直接在地上铺席子——这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床了。当时,我也就十岁,弟弟不到六七岁。

我们那一带距离梁山近,尚武之

风盛行,一般男人都喜欢武术,我们那里叫“拉架子”,我叔叔就会一些。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叔叔第一件事,就是在墙上钉上几本旧书,让我们每天用拳头打,练身体,壮筋骨。

叔叔又搬来几块土坯给我们垒了一个读书的桌子,用一个废弃药瓶做了一盏煤油灯。我们兄弟俩晚上就坐在地铺上,在那盏煤油灯旁读书。我记得,有很多次因为离灯太近,烧了我们的头发。叔叔开代销点,与村里人都熟悉,他给我们借来很多书看。我们轮流看完,叔叔再还人家。

记得有一次,叔叔借到了一部好小说《渔岛怒潮》,人家只借给看一个星期。我们尽管抓紧看,到最后一天时还是没有看完。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彻夜一起看,看了一个通宵。小说是看完了,但早晨睡着了,耽误了去上学。

在那个西屋里,叔叔教我们练习毛笔字。叔叔现在是我们村里的书法家,村里任何人家的红白事都少不了叔叔去写字。村里人家过年贴春联,也大多是叔叔的字。那时候叔叔就写一手好字。我们就在那个土坯桌子上练描红。

这样的日子,从小学一直到初中,直到上初三我们要去学校住校了才告一段落。

我印象中,练拳几年以后,我们的拳头关节都结了很厚的茧子,可以不用打在旧书上,对着土墙和树木来几拳也没有问题,拳头也不会破皮出血。

读书的成绩更大。几年时间,在那盏煤油灯旁,我们几乎读完了在村里能够找到的所有书。

同时,我们在这盏煤油灯下开始写日记,没有几个月,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写了一大本。

记得有一次村里一位叫鲁景古的老师到我们家,看我们在那里读小说,父亲说:“天天迷上这些书了。”景古老师说:“这是好事,喜欢读书,不论啥书都有益处。”后来父亲就很鼓励我们读书,家里来了人,就很骄傲地说:“两个孩子就喜欢看。”

毛笔字就更不用说了,我的书法就是从那里起步的。一两年之后春节贴春联,就是我们自己写了。

我与弟弟,从那个小西屋起步,一路读书学习,1982年同时考上大学——我读师范学院中文系,弟弟被医学院录取。

多年以来,我们兄弟俩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殚精竭虑,刻苦努力,取得了让长辈引以为骄傲的成绩。

少年时代的经历,常常引起我这些美好的回忆。当时那样的艰苦条件,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苦过。那个早就拆掉了的小西屋,那个土坯桌子和那盏暗淡的读书灯,至今都是我们生命和事业的源头。

身边人异样的眼光。但她不曾有过怨言——不管生活如何艰辛,她都有放声歌唱的权利。

●[法国]勒克莱齐奥著《游牧身份》(张璐译)

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从儿时到现在持续渴望写作的真正原因。战争中颠沛流离的动荡童年,辗转生活带来的无根漂泊感,同时夹杂着对常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为勒克莱齐奥注入了“游牧身份”。借助这些赋予他的广阔视野,勒克莱齐奥想从自身探讨创作文学作品的意义。

以前,对“笨花”“洋花”几乎没有什么印象。通过阅读以及日常的体验,对棉花的印象越来越好了。穿衣服,还是纯棉的好,不仅舒适,而且贴身温暖,更没有带来瘙痒的烦恼。

由此想起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话放在现在也很适用。以鸟类为例,很多鸟我们不认识,甚至这些鸟的名字都很少见,比如鸬鹚、鸬鹚、鸬鹚、红头鸬鹚等。这些字我们不认识,读音也不正确,更不会书写。那个红头鸬鹚,甚至在亚洲境内都没有,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如果不曾去过澳洲,又没看过有关介绍,怎么可能知道呢?

所以,我愿意把孔子所说的“诗”,理解为“书”。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就会使人大开眼界,认识很多人间事物,增长知识和才能。

历史上的热河木兰围场,草丰水美、林密树茂、动物繁多。清康熙二十年(1681)将该地划为皇家禁苑猎场,定名木兰围场,设立七十二围。不久,康熙帝赐名“万树园”,并派满蒙八旗部队驻守。七十二围均用蒙语命名,其中十个围的命名与林木密切相关,如巴颜木敦(树特多的地方)、毕图舍里(森林茂密之地)、图们索和图(灌木丛多的地方)、鄂尔索和图(有灌木丛的山)、巴彦布尔噶苏台(柳灌丛多的地方)、扎苏乌里雅苏台(附近有杨树)、默尔根乌里雅苏台(杨树明显的地方)、威逊格尔(用树皮盖的房子)、多们(椴树地)、爱里色钦(树旁的河源)。其他如“乌梁苏”“纳喇苏图”“楚克尔苏”“海拉苏台”等地名,分别表示这里是生长杨树、松树、杉树、榆树的地方。“毕图舍里”“乌梁苏”等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这些蒙古语地名充分表明这个寥廓的围场在清代初年是林木茂盛的绿色庄园。

到了清同治三年(1864),清廷开放木兰围场,此地变为汉、满、蒙各族人杂居之地。当时迁居的首批居民,依据周边环境的森林面貌,用汉语命名地名,如“松树沟、柏松沟、杨树沟、榆树沟、红松洼、黑林子、柴林子、四方林子、三道林子、梨树甸子”等。可见在开围之初,围场的森林覆盖率还是很高的。但历经晚清、民国、日伪统治时期的掠夺和破坏,加之严重的森林火灾,树木逐渐减少。于是相继出现了如一棵松、双榆树、四果树、六棵桦等表示树木逐渐稀少的地名。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围场的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只有7%左右了。

让我们把视线移到云南省东北部的乌蒙山区,向有“铜都”之称的东川市就位于此。该地出产铜矿的牯牛寨山区,“十里不同天”“一山有四季”,适宜多种乔木及灌木生长。请看这里的历史地名,如“海棠沟、大松棵、栋树坪、花木树(指大杜鹃树)梁子、杨梅口子、野牛塘”等——就是当年林木繁盛、野兽出没的见证。可是自清代开发铜矿以来,因附近没有煤矿,就以木材烧炭为燃料,山林树木惨遭灭顶之灾。乌蒙山区出现了炭棚、大窑、中窑、小窑、白炭山、薪炭窑等一批伐薪烧炭的地名。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也反映到地名上,于是滑脚坡、旱龙潭、光龙角等地名就成批出现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泥石流多次发生,乃至洪水泛滥,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危害。

从木兰围场、乌蒙铜都的历代地名的变化,给我们带来震撼人心的启示——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只能自食苦果。

「围场」「铜都」:地名的启示

谭汝为

微书评

商皓

●张求会著《陈寅恪四书》

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催生了一轮又一轮颇具震撼力的“陈寅恪热”,作者以“追问与思”的姿态,深入挖掘陈寅恪生平史事,或钩沉拾遗,或激浊扬清,或正视得失,将纸上所得与个人体悟融为一体。

●陈晨著《简帛〈诗经〉类文献集释》

作者将1957年至2015年经考古

发掘或由研究机构收藏的十三批战国两汉竹书帛书中与《诗经》相关的文献统称为“简帛《诗经》类文献”,然后细分为《诗经》古本、引《诗》文本、论《诗》文本、逸诗(在形式、内容上与《诗经》类似的篇名、诗句或诗篇)四类,每类之下再汇集诸家的阐释,必要时则加上自己的按语,非常利于翻检。

●王晚著《跑外卖:一个女骑士的世界》

王晚大概不会相信,终日默默无闻的自己有一天竟然也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她当过印刷工,也送过外卖;她住过城中村的合租房,更领教过

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不仅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长篇力作,还能获得意料之外的知识。铁凝在《笨花》中如此描述:“笨花三瓣,绒短,不适于纺织,只适于当絮花,絮在被褥里蹬踏。洋花四大瓣,绒长,产量也高,适于纺线织布,雪白的绒子染色时也抓色。”原来,不仅有笨鸡,还有“笨花”!

读文友的散文集《地上的云朵》里边介绍清代萧雄所著《听园西疆杂述诗》载:“中国之有棉花,其种始于张骞得之西域。”照此说,棉花应该是从西域引进的。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驼铃声声中不仅驮去了丝绸,还驮回了棉花。清朝末年,一个原产中美洲的棉花新品种飘洋过海植入中国大地。老百姓将本土棉花叫“笨花”,而将新引进的棉花叫“洋花”。

读书识物的乐趣

周纪鸿

由于经常写文艺评论和书评一类文章的缘故,所以时常会收到网友寄来的新书,甚至不太熟悉的网友也给我寄书,希望我有空的时候写几句评论。和我自己买的书相比,读这些书另有一番意思。一是结识了新朋友,所谓“以书会友”;二是激发了自己的头脑,使思维保持在活跃状态,因为写书评必须动脑筋。三是增长了不少知识。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无知,有很多自己以前不清楚的事情,通过读书得到了答案,增长了见识,从而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比如说,中国作家协会前主席铁凝200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笨花》,本书将变幻莫测的

